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【美】琼·阿瑟·多克斯著



名妓·影星·修女

——走进修道院的女明星

名妓·影星·修女

——走进修道院的女明星

[美]哈罗德·罗宾斯 著

文 军 谭 松 译

(张学远 校)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正平 何帆

封面·插图 周华方 兴

THE CARPETBAGGERS

by Harold Robbins

译自美国pocket Books出版公司1982年版

名妓·影星·修女

——走进修道院的女明星

(美)哈罗德·罗宾斯著

文军 谭松 译

(张学远 校)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新村63号)
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75印张 2插图 240000字

1983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54-0131-X/I·122

定价: 2.95元

名妓·影星·修女

(本书简介)



一位著名的女影星——亿万富翁约翰·斯·科德的继母和情人丽娜——遽然辞世，约翰斯专门请人为她撰写的电影剧本久久找不到合适的女主角人选，剧本一搁数年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好莱坞制片人邦迪在享受好莱坞收费最昂贵的名妓詹妮·丹顿的“修体毛”服务时，发现了她美丽的姿色和表演天赋。不料，电影制片厂行政副总裁大卫·伍夫尔，却闻讯抢先与詹妮签订了拍摄合同。詹妮主演的《罪人》一举大获成功，

使她由名妓跃为红极一时的女影星。

詹妮·丹顿命运多舛——她十八岁时遭到两个青年轮奸，可她有冤无处诉，只得忍受屈辱接受家道富有的男方的条件，以不起诉为交换，让她上了护士学校。毕业后，有妇之夫格兰特医生多次诱骗，她终于失身于他。可就在她自我沉醉于有生以来第一次“爱情”之中时，医生的妻子当场抓获了这对偷情的男女，并迫使格兰特当着詹妮的面承认他并不是真正爱她，使詹妮又一次遭受屈辱和打击。





詹妮在痛苦的人生中，沦为好莱坞妓女。因为年轻貌美和变态的疯狂，风流一时……

《私人》使她成为明星之后，她并未摆脱厄运的阴影。公司老板约拿斯·科德爱上了詹妮，并打算和她成婚。然而，由于她拒绝主演被约拿斯踢出制片厂的丹·皮尔斯提供的一个电影剧本，在她与约拿斯的订婚晚会上，皮尔斯伙同邦纳等十二位曾与詹妮享受过床第之欢的嫖客们，以送礼物为名，当众羞辱了这个曾为妓女的詹妮……

詹妮万念俱灰，怀着一颗滴血的心，黯然走进了修道院……

本书作者哈罗德·罗宾斯（HAROLD ROBBINS），是美国当代著名流行小说作家。他在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，前后共发表19部长篇小说，几乎都产生轰动性效果，在欧、美、港、台被誉为“世界第一号畅销小说之王”。他的作品近年来开始引起国内大众读者的注目，已翻译出版的小说有《模特儿“介绍所”》、《好莱坞的阴影》、《大海盗》等，是近年来继希尔顿、丹尼尔·斯蒂尔之后为国内读者欢迎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。

引 子

牧师肃穆地捧着黑封面袖珍《圣经》，嘴唇翕动，默默颂读。

她去了，丽娜·马洛——一代影星，一代名流，我的继母，我挚爱十余年的情人。

我呆呆凝视着幽冥无声的坟茔，心头充满凄哀酸楚。我这个亿万富翁，财神爷对我格外垂青，爱神却怎么对我分外刻薄？十多年前，我把心爱的姑娘带回家，却被父亲一手接管过去，我的情人成了我的继母，而现在，才三十来岁的她竟踏上了一去不归之路；我娶过妻子，但莫妮卡婚前就怀上了人家的孩子，叫我踏进洞房就顶上了“绿头巾”。最后只好分道扬镳。

牧师缓缓抬眼，凝视坟墓片刻，然后合上《圣经》，移步离开行列。其他人也开始跟着离去，一会工夫，只剩下丽娜的女友伊尔恩和我兀自伫立墓前。

她立在我对面，消瘦憔悴，静若寒蝉。她身着黑服黑帽，一块微小的面纱掩遮双目。“一切都结束了。”她的声音疲惫不堪。

我点点头，垂目瞧着墓碑。丽娜·马洛。现在，一切都已掩埋，唯有芳名犹存。“但愿一切未悖她的心愿。”

“肯定没有。”

又陷入沉默之中。俩人伫立在墓地里，颇感尴尬，我俩之间的唯一纽带已躺在坟墓中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气。该走

了。

“我能驾车送你回旅馆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：“我想再在这儿呆会儿，科德先生。”

“你该没事吧？”

我窥探到面纱下她眸中一丝闪亮：“没事，科德先生。”

她说：“对我来说已没什么更严重的了。”

“我会叫辆车接你的。再见，盖拉德小姐。”

“再见，科德先生。”她正正规规地说，“并且——并且感谢您。”

我转身走下小径，踏上墓地的路。远远的街那边，警察组成的防护线后边，好奇的、可怕的人群仍然簇拥着。当我走出公墓大门时，人群中发出隐隐的声响。我已竭尽了最大的努力，然而，总是有簇拥的人群。

司机打开轿车的门，我钻进去。他关上门，绕着跑回驾驶位上。车启动了。

“去哪儿，科德先生？”他兴奋地问。

“回旅馆。”

我扭头望出后窗。车驶到一个斜坡上，我瞥见伊尔恩在公墓里。她坐在墓边，双手捂脸，黑服裹着瘦缩的、可怜巴巴的身子。接着车拐了个弯，她从视线中消失。

“回旅馆吗，科德先生？”司机又问。

我挺直腰来，摸出支烟。“不！”我说，点着香烟，“去机场。”

我把烟深深地吸入肺中，让它在那儿熏蒸。蓦地，我只想离开。离开波士顿和死亡，丽娜和梦幻。这儿有太多的回忆。

轰隆声灌满双耳，我开始攀爬那长长的黑梯，爬出头顶上的一片昏黑。爬得越高，吼声越大。我睁开眼。

窗外，第三大街的高架铁道嘎嘎作响。我瞧见人们紧紧挤在里面和窄小的露天月台上。接着火车驶过，一种奇特的寂静降临房间。我任眼光四下张望。

这是间阴暗的小房间，贴在墙上的白纸已开始变成棕色。靠近窗摆着张小桌，墙上挂着耶稣受难十字架。我则卧在一张旧铜床上。缓缓地，我摆腿下地站了起来。头，重得象要掉下地。

“喂，你现在醒了，是吗？”

我刚掉头，这位女人就绕到我面前。她面部看上去有些眼熟，可我想不起之前在哪儿见过。我抬起手揉擦面颊，胡须粗糙得象沙纸。

“我在这儿呆了多久？”我问。

她“格格”笑了一声：“快一周了。我正开始思忖你的酒瘾是个无底洞哩！”

“我酗酒了？”我问。

“瞧那儿。”她说。

我顺着她眼光朝地板望去。那儿，整整三个纸板箱，堆满空威士忌酒瓶。我揉揉后颈，怪不得头痛呢！“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”我又问。

“记不得了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在第六大街的百货店前你找上我，挽着我的手臂说你准备学那课程。那时你已经喝醉了。接着我们走进白玫

魂酒吧又喝了几杯。在那儿你同酒吧老板干了一仗，于是我把你带回家来妥善保管。”

我眯着眼睛，开始想起来了。从机场走出，我沿着第六大街朝诺曼办公室走去时，我觉得需要喝酒。在那之后就云里雾里了。恍恍惚惚记得在一家无线电商店前寻找某个妓女，她曾答应教我学校里绝对学不到的知识。

“你就是那位？”我问。

她哈哈大笑起来。“不，不是。不过就你当时的状态，我想这无关紧要。你要找的不是女人，而是要浇灭内心的悲哀。”

我站起来，仅穿着短衣裤。我疑惑地看着她。“昨天你停止酗酒，我把衣服送到楼下清洗工那儿去了。你洗浴时我下去取。”她告诉我。

“浴室呢？”

她指着一扇门，说：“没有淋浴。不过浴盆热水还是够的。洗脸槽上方架子里有把剃刀。”

从浴室出来，衣服已备好。“你的钞票在梳妆台上。”当我扣好衬衣纽扣，穿上外套时她说。我走过去拿起。

“除了我收取的威士忌的费用，其它都在。”

我握着票子，望着她：“为什么你要带我来？”

她耸了耸肩，说，“爱尔兰人造就了下流的妓女，我们对醉汉怀有伤感的情绪。”

我垂目瞅了一眼手中的一卷钞票，大约有二百块，我抽出一张五元的钞票塞入衣袋，剩下的全搁回桌上。

她默默地拿过钱，送我走到门口。

“她已经死了，你明白。”她说。“全世界所有的威士

总都无法使她死而复生。”

我们相互凝视。良久，她关上门，我走下阴暗的楼梯来到街上。我走进一家位于第三大街和八十二街道拐角处的药店，给我的律师麦卡斯特挂电话。

“你究竟跑到哪去了？”他问。

“喝酒。”我说，“你拿到丽娜遗嘱的复印件了吗？”

“哦！拿到了。我们一直在满城找你。你知道电影公司出了什么事吗？他们乱哄哄的象一群无头苍蝇。”

“遗嘱在哪？”

“在你公寓里的灶桌上，你叫我搁在那儿的。要是我们不赶快就电影公司的问题召开个会议，你就别再为你的投资操心了，不会给你剩下一个子儿。”

“好吧，安排个会。”我说完不等他回答就挂断电话。

我站出车，付了车费，沿着幢幢房屋前的人行道漫步而行。孩童们在草地上游玩，用好奇的目光跟着我。大多数房门都开着，我无法看到门牌号数。

“您找谁，先生？”其中一个小女孩询问我。

“温斯洛普。”我说，“莫妮卡·温斯洛普。”

“她有个小女孩吗？”小孩问。“大概五岁？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我说。

“往前第四栋。”

谢过小孩，沿街走去。在第四栋门口，我举目瞅瞅门铃下的名牌：“温斯洛普！”没人开门，我又按了下门铃。

“她上班还没回来。”隔壁房屋有个男人朝我嚷道
“她先要去幼儿园接孩子。”

“她大约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“可能马上就到。”

我看看表，差一刻七点。太阳正姗姗下沉，白昼的炎热正在减弱。我坐在台阶上，点燃支香烟，口中苦涩不堪，头又开始发痛。

烟快吸完时，看见莫妮卡转过拐角，踏上了小径。一个小女孩在她前面蹦蹦跳跳。

我站起身，小女孩立步举目望着我。她鼻子一皱，眯起黑眼睛。“妈妈。”她尖声尖气地说，“有个男人坐在我们家台阶上。”

我望着莫妮卡，好一会，我们都呆呆地站着，注视对方。她看上去依然如旧，然而又有一点变化。也许是她头发梳束的样式，或者是那朴素的上班服装。不过，变化明显的是她的双眼。那里面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宁静与自信。她伸手把孩子拉到身前。

“没事，乔安。”她说着抱起孩子，“他是妈妈的一位朋友。”

小女孩甜甜地一笑：“哈罗，先生。”

“哈罗！”我对她说，又望着莫妮卡，“你好，莫妮卡。”

“你好，约拿斯。”她生硬地说，“你怎样？”

“还可以。我想见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问，“我想，一切都已了结了。”

“不是我俩的事。”我赶紧说，“是关于孩子。”

她陡然抱紧孩子，眼中露出几分惊恐，“乔安怎么啦？”

“不用担心。”我说

我们最好进去。”

我挪步移到一边。她打开门，我跟着她走进一间小起居室。她放下孩子：“到你房间去玩你的布娃娃，乔安。”

小女孩欢笑着跑走了。莫妮卡朝我转过身：“你看上去很疲倦。”她说，“等了很久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“坐吧。”她平静地说，“我去煮咖啡。”

“别麻烦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她匆匆地说，“多坐会没啥！我们很少有人来。”

她走进厨房，我在一张椅子上落坐。我四下打量房间。说实在的，想到这就是她居住的地方，我还颇有些不适应。房间象是依据吉姆伯尔斯的地下室来布置的，这并不是说它不好，只是每样东西都显得整洁、实际和便宜。而莫妮卡以前是习惯于比较讲究的。

她返回屋里，端着杯热气腾腾的浓咖啡。她把咖啡放到我身旁的桌上：“两块糖，行吗？”

“行！”

她飞快地把糖扔进咖啡，搅了搅。我一口口呷着，觉得舒服多了。“味道不错。”我说。

“给你两片阿斯匹林好吗？”她问，“看上去你头疼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她微微一笑：“我们做过几天夫妻，还记得吧？你头痛时，额上就出现那种皱纹。”

“那么，请来两片吧。”我说，“谢谢。”

服完药后，她坐到我对面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：“看见

我住在这种地方颇感惊讶，是吗？”

“有一点。我刚了解到我给你的钱你没留下分文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要！”她简单地说，“而我父亲需要，他的生意需要这笔钱，因此我给了他。”

“你当时想要什么？”

她迟疑了半晌才回答：“我现在已有了乔安，还有不要让人打扰。我留下刚够的钱来到东部，生下婴儿。等她长大些可以丢手时，我就出去找了工作。”她微微一笑，“我知道你看不上眼，但我是个行政秘书，每周挣七十元。”

我默不作声，埋头喝完咖啡。“阿莫斯怎么样？”我问道。

她耸了耸肩：“不清楚。我已经有四年没得到他的消息了。你是怎么找到我住处的？”

“从丽娜那儿得知。”

好一阵她没说话，接着她深吸了一口气。“我很难过，约拿斯。”我窥探到她眼睛深处的同情，“你也许不信，但我的确很难过。我从报上读到她病逝的噩耗。那实在是令人悚然，如此有名的佳人却去得这么凄惨。”

“丽娜没有活着的亲戚，因此我来到这儿。”

她脸上呈现出迷惑的神情：“我不懂。”

“她把她的全部遗产留给了你女儿。”我迅速说，“我不知具体数目，估计纳税还债之后还有三四万，她指定我为遗嘱执行人，并让我保证孩子得到遗产。”

她脸色刷地变白，泪水涌出眼眶：“她这又是为什么？她又不欠我任何东西。”

：“她说我俩发生的不幸得归咎于她的过错。”

“那是你和我的过错。”她感情冲动地说。接着蓦地缄口。望了我一会，才说，“事情这么久了还激动不已，实在可笑，那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。”

我注视着她们，然后站起身：“不错，莫妮卡，那已经成为过去。”我拔腿朝门口走去，“只要你同麦卡斯特联系，他会把所有的手续给你办妥。”

她抬眼盯着我的脸：“为何不留下让我给你做顿晚饭？”她客气地说，“你看上去萎靡不堪。”

没必要告诉她那是酒精干的好事。“不必了。谢谢！”我同样彬彬有礼地说，“我得赶回去。有个生意上的会晤。”

一种古怪的、几乎是凄楚的神情浮上她的脸面。“哟，我差点忘了，”她说，“你的生意？”

“正是。”我说。

“我想，对你百忙中挤出时间光临寒舍，我应表示衷心的感谢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她就扭头呼唤孩子了，“乔安，来向这位善心的先生道别。”

小女孩走进屋来，紧紧抱着洋娃娃。她抬起脸朝我笑着说：“这是我的布娃娃。”

我也朝她微笑：“真漂亮。”

“说再见，乔安。”

乔安朝我伸出手：“再见，先生。”她一本正经地说，“请再来看我们。早点。”

我握握她的手：“会来的，乔安。再见！”

她嫣然一笑，飞快抽回手，又奔回屋去。

我挺直腰说：“再见，莫妮卡，如果你需要什么，给我挂个电话。”

“我会生活得挺好的。”她说着朝我伸出手，让我握着。她又勉强作出个微笑，说，“谢谢你，约拿斯。要是乔安能理解，我相信她也会向你表示谢意的。”

我亦微微一笑：“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孩子。”

“再见，约拿斯。”她抽回手，站在敞开的门口，望着我沿着小路走去。

“约拿斯。”她在背后呼叫。

我转回身：“什么事，莫妮卡？”

她犹豫片刻，接着“咯咯”一笑：“没事儿，约拿斯，工作别太劳累。”

我笑起来：“遵命。”

转眼间，她关上门，我继续沿人行道往前走。福雷斯特的山岗，昆斯，陋室，孤居。要步行六个街区我才能叫到出租车。

“然而对公司我们该怎么办？”伍尔夫问。

我举目望望桌对面诺曼的外侄，抓起一瓶威士忌，斟满杯子。我走到窗边，鸟瞰着纽约城。

“《罪人》作何处置？”电影代理商丹·皮尔斯问，“我们得决定怎么办。我已经对梅托谈过，准备把吉恩·哈洛找来。”

我暴怒地朝他扭过头，厉声说：“我不要什么哈洛。那是丽娜的片子。”

“我的天，约拿斯！”丹嚷起来，“那剧本你可不能随

便弃置不用。到你付清德·米尔的钱，数目可将达到五十万！”

“花多少钱我不管。”我怒声咆哮，“我就要把它扔了！”

寂静笼罩房间，我转向窗户。我左边，百老汇大街灯火辉煌，闪烁闪烁直映云天；右边，伊斯特河依稀可见。河那边，是福雷斯特山岗。我做了个怪相，三口两口吞下酒。有件事莫妮卡说得不错：我工作实在太亡命！

我背上托着太多的人，太多的商务，科德炸药厂、科德塑料公司、科德飞机制造厂、内陆航空公司。现在，又来了个我甚至不想要的影业公司。

“喂，约拿斯。”麦卡斯特轻声说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我返回桌前，又斟满酒杯。主意已经拿定，从现在起如何行动已经成竹在胸。让他们捧住饭碗，他们究竟有多大能耐？我倒想瞧瞧。

我注视着丹·皮尔斯：“你一向夸口在此行道中你制片比任何人都强。那好，你负责制片。”

他还未回答，我又掉头对伍尔夫说：“你对公司前途忧心如焚，现在你真得为此操心了。你负责其它的一切——销售、影院、行政管理。”

我又转身走向窗前。

“这不错，约拿斯。”麦卡斯特说，“但你没告诉我们谁任高级领导。”

“你担任董事长，麦克。”我说，“丹，总裁；大卫，行政副总裁。”我吞下一口酒，“还有问题？”

他们交换了一下目光。随后麦克扭头对我说：“你不在的时候，大卫叫人预算了一下，保持目前的生产水平，公司需要大约三百万周转贷款才能度过今年。”

“给你们一百万。”我说，“你们得用这笔钱解决问题。”

“可是，约拿斯。”丹争辩道，“不给三百万，你又如何指望我去生产我所渴望的那类电影？”

“要是你干不了。”我吼叫着说，“那就滚蛋，我另请高明。”

丹的脸刷地变得煞白。他恨恨地紧闭嘴唇，没吭声。我把目光转向其它人：“这对你们也适用。从现在起，我不再扮演奶妈的角色。任何人要是无力胜任，就请挂冠解甲。从今以后，任何人不得拿任何事情来烦扰我。要是我需要某人，我会同他联系；诸位有什么事上报，将呈文送交我办公室。完了，先生们。晚安。”

门在他们身后关上，我感到那强烈的、恼人的情绪紧揪五脏六腑。我举目望出窗外。福雷斯特山岗。不知那儿有哪种学校可供象乔安那样的孩子前往就读。

我一口喝下杯中酒。不仅未能解除心中愁结，反而使之更加凝重。蓦地，我想找个女人。

我抓起电话，挂通雷诺夜总会的领班侍者约瑟。

“有何吩咐，科德先生？”他问。

“约瑟。”我说，“那个伦巴乐队伴奏的歌女，有一对大大的——”

“眼睛。”他打断我，轻轻一笑，“好的，科德先生。半小时后，她将出现在您的寓所。”